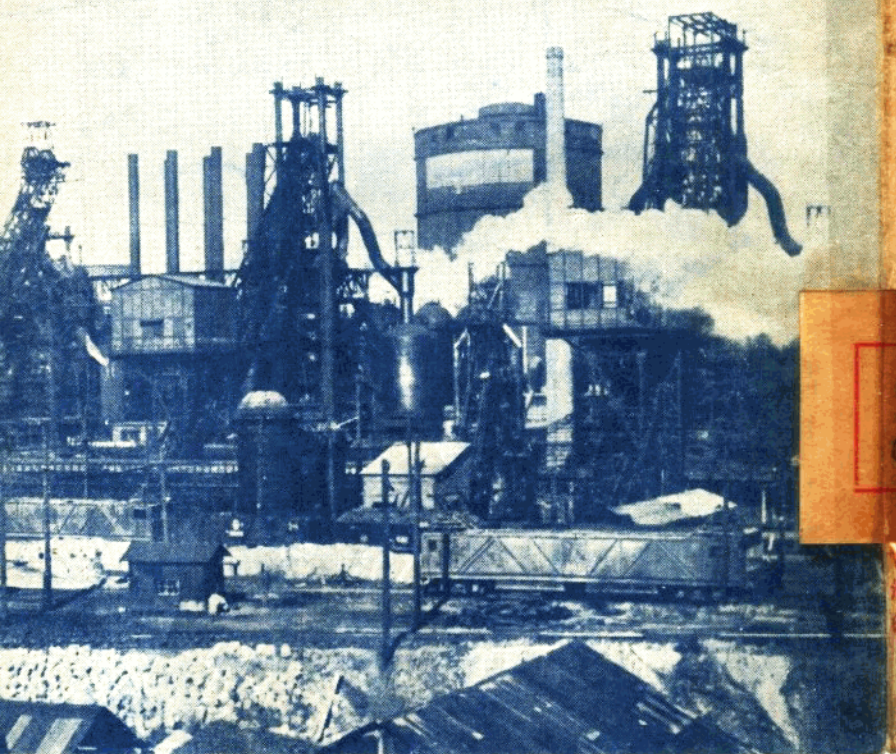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

工人文艺作品选



甘肅省第二次工人文藝創作競賽，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已經勝利的結束了。從此，次獲獎的作品看來，不論是數量和質量，都已大大的超過了去年的水平，這雄辯的證明，工人同志們不但在生產戰線上是百戰百勝的能手，而且在文化戰線上也具有着巨大的才能。

根據徵稿辦法的規定，將此次得獎的二十七篇作品，印集成冊。希望工人同志們閱讀這些作品，繼續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豐富本省的創作。至於編印方面有不妥當的地方，盼能提出意見，以便在今後工作中加以改進。



要替大家辦事啊

八一印刷廠 王維信作

我們的老王

八一印刷廠 一 心 作



目錄

兩外甥	八一印刷廠李紹武(一)
堵漏	西北煤管局第二鑽探區隊黃輝(五)
青年工人左大先	玉門油礦武明、高斌(八)
小朱學技術	六零五工廠范斗超、韓布孔(一三)
女推土機丁王淑芬	甘肅日報工業組劉豐年(二〇)
送貨	定西貿易公司顏文煥(二六)
小張積極了	定西貿易公司陳樹基(三〇)
向英雄的朝鮮人民致敬	八一印刷廠譚興科(三五)
趙師傅	蘭州通用機器修理廠談敦傑(三九)
改換面貌的故事	六〇五工廠傅克剛(四四)
廢燈頭說話	天水電廠師仰華(四六)
我們的工廠	西北軍用汽車修理廠吳煥(五〇)

3258

黨領導得來的果實

西北軍用汽車修理廠田振強、范學仁（五二）

思想轉變

蘭新鐵路十六工區胡崇（五六）

轉變

八一印刷廠（李紹武六一）

夏四娃的故事

六〇五工廠蘇光杰（六六）

工人之家

玉門油礦郝俊（七〇）

竅門大院出技巧

蘭州麵粉廠劉松鈺（八〇）

節約箱

西北軍用汽車修理廠蕭鵬（八三）

擋不住我們前進

甘肅礦管局基建工程隊祁郁文（八四）

郭居福

阿干堡礦陳元福（八五）

裁電桿

蘭州電信局姚迪生（八七）

「湯姆生」電爐的復活

甘肅日報印刷廠趙子茂、孫天佐（八九）

壞牙輪也能用了

八一印刷廠金浦洲（九一）

咱們學習的好榜樣

甘肅日報印刷廠李育英（九三）

要替大家辦事啊（畫）

八一印刷廠王維信

我們的老王（畫）

八一印刷廠一心

兩外甥

八一印刷廠 李紹武

我姐姐到蘭州來了，住在我姑母的家裏。我得到消息，就趕快去看她。踏進了姑母家的門，一個大約九歲左右的男孩子，睜大了眼睛瞧了瞧我，飛奔的跑進屋裏去了。我想不起這孩子名叫啥，但從他那活潑可愛的小臉上知道是我的二外甥。我搗開門帘進去，姐姐忙丟下正在剝洗的韭菜，招呼我：「他阿舅來了，快坐」。一面又申斥坐在椅子上的大外甥：「常發，看你沒一點眼色，還不起來讓阿舅坐」。常發急忙起來讓我坐了。我仔細端詳了離別四年多的兩外甥，都穿着嶄新的小制服，每人的口袋裏，各掛着一枝鋼筆。老大常發我是記得的，七八歲的時候就幫人放羊，九月天還穿不上褲子，凍的直打哆嗦，我姐姐心疼，便將出嫁時存下的唯一的幾尺布，給常發縫了條褲子，邊縫邊抽噎着說：「我的娃，這條褲子可要小心穿啊！破了再沒辦法啦！」但沒隔幾天，常發給地主砍柴的時候，褲子就被樹枝掛破了，他哭着跑了回來，叫給他縫補。晚上，我那可憐的姐姐就在微弱的燈光下縫補着，淚花映着燈光，真是淒涼啊……

常發從小就沒得到讀書的機會。但他却是個酷愛讀書的孩子，有時到我家來，叫我教他認字，只要教過的他再也忘不掉，我暗地對我姐姐說：「想法叫常發唸書，你看他多聰明，一教就會」。「唉！沒錢買書啊！」「書，我想法子，只要學費能繳上就行」。開學的時候，我姐姐這裏借，那裏拉，總算繳上了學費。常發穿着爛衣服進了學校，他是那樣的高興。下學期因繳不上學費，常發就離開學校，給人家正式放羊啦。

「明玉也來啦！」這是姑母的聲音，她端着兩碟菜，放到桌子上，招呼姐姐往裏面坐，二外甥却搶先坐到上席了。我問常發：「他叫啥名字，我怎的忘了？」「咳！你的記性太壞，他叫……」「我叫吉祥」。他倒搶先說了。我姐姐高興的指着他說：「自從祥兒養下，着實就吉祥了，沒幾年就解放了，他爹也不怕抓兵，回到家裏，第二年就找上了工作，調到永登去啦，家裏莊稼長的滿好，常發也上夜校了，吉祥今年已升到二年級啦！」

「媽！我還要爭取做個少先隊員呢，戴上紅領巾，多好」。

「你光說的好，夠條件不？」大外甥質問着。

吉祥把頭一扭：「于老師說：『把功課學好，愛祖國，愛勞動，就能入隊』」。他說着把我的鋼筆從口袋裏拔出來，和他自己的擺在一起，說：「阿舅，我的比你的好」。我問他「是你爸爸買的？」他看着媽媽，又看着哥哥，就是不同答，只是笑。

他這笑裏面有段小故事。年時十月他爸爸託人帶來一枝鋼筆，和一些紙張，說是叫孩子們用的。常發大些，鋼筆自然歸他，可是吉祥不答應。恰巧，同院的桂香姐來了，他出了個好主意，誰學的好，鋼筆給誰。兩個孩子就為爭得鋼筆努力開啦！

吉祥在學校是一個頑皮的孩子，和別的孩子常打架，就連同桌的小蓮也不和他好。一個桌子，他就要佔多半邊，擠得小蓮寫不成字，急的直哭，吉祥倒以為勝利了似的樂起來。好些同學都不願意和他在一塊兒玩，見他來了，大家都走了。自己因為常常落得沒趣，就老和別人打架，學習成績也不好。放寒假了，常發考了第二名，鋼筆自然歸他。

吉祥得不到鋼筆，就哭鬧起來，常發親切地對他說：「好兄弟，只要你和別的孩子不打架，考的好，我把鋼筆就給你」。這樣吉祥才算不哭了。

于老師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女同志，脾氣溫和極了，孩子們都喜歡她，吉祥也聽她的話。她從桂香口裏知道了這件事以後，她思這是教育吉祥的好機會。一天，她領着吉祥走到自己屋裏，找了一本小人書，她把那上面小朋友們互相幫助、友愛團結的故事講給吉祥聽：「小朋友應當互相愛護，不能打架，打架就不能做毛主席的好兒童」。

吉祥是個好勝心很強的孩子。前次沒得到鋼筆，今天老師又說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就不能打架，還要學習好。他決心做個好兒童。

同桌的小蓮見吉祥不佔他的位置了，就和吉祥好起來，于老師又給別的孩子們講了要幫助小朋友進步，不能互相不理，漸漸別的孩子也和吉祥好起來了。吉祥覺得一天和許多同學們一塊玩，比一個人高興得多，再也不打別的孩子了。學校為了鼓勵孩子們進步，獎給吉祥一枝鋼筆，他越高興了，學習功課也用心了。過年的時候于老師到他家裏給我姐姐說：「吉祥在學校已是一個守紀律、功課好的孩子了。」

吃罷飯，我給姐姐說了一聲，領着常發、吉祥看電影去了。這天放映的是：「中國農民代表團訪蘇經過」。兩個孩子高興得直拍手，回來的路上，我給孩子每人買了個日記本，他倆說記滿了將來拿給我看。到姑母家，吉祥就嚷：「媽！我長大了一定要當拖拉機手，給咱們種地多好啊！」他雙手做成拖拉機的樣子，向前走着，嘴裏吼叫着。

常發不同意弟弟的說法：「我當工人做機器，做拖拉機，沒有工人，你當個屁拖拉機手」。逗的我們鬨堂大笑起來。

兩天以後的早上五點鐘，他們坐上去西去的蘭新鐵路的火車要回家了，我站在月台上瞧着他們，兩外甥愉快的笑着，小手一股勁的向我擺着。

堵漏

西北煤管局第二鑽探區隊 黃 輝

張新民是西北煤礦管理局第二鑽探區隊的工人，解放前在蘭州趕大車，生活過得很苦，就像拉大車的驢馬一樣。剛解放的時候，他到煤礦上當了煤礦工人。

沒多久，黨將他送到東北去學習了半年的鑽探技術，又回到西北來參加鑽探工作。當鑽機在他的家鄉——阿干鎮豎立起來的時候，他感到格外的興奮！他想：我是阿干鎮的人，從小就生長在這塊荒涼的地方，當離開阿干鎮到東北去學習的時候，這兒還看不出有什麼新建設的氣象。現在，這兒到處都豎起了鑽探塔，又有全國各地到來的鑽探工人。再過一些時候，這兒就像東北先進的工礦區一樣，到處都蓋滿了嶄新的工人宿舍，高大寬敞的工人俱樂部，風景優美的療養所。那時，阿干鎮簡直成了地上的天堂了。

因了出身的寒苦，因了黨的教育，老張的工作，一貫是很有勁的。他老記着，過去，在寒風嘯叫的雪地里，他穿着破爛又單薄的衣服趕大車，一天連一頓餬口的飯都吃不上，最慘。現在呢？自己當了鑽探工人，家庭的生活改善了，暖烘烘的新棉衣穿在身上了，最

近又要結婚了，由個人的生活，想到祖國這大美麗的前途，他工作的勁頭就更大了。無論上塔架，扭鑽桿，攪泥漿，下鋼砂，他都那樣積極。有空，他又幫助鋸鑽頭，整理工具，修理汽燈，……他總是那樣不停的工作。一到現場，他高興的啥都忘了。鑽台上的工作，可不輕鬆，衣服時常讓泥漿噴濕了，跟着，就凍的硬棒棒的，真不好受。但他一點也不在乎，伸伸胳膊，蹬蹬腿，活動一陣，又生龍活虎般的工作了。

一天晚上，天空烏雲密佈，雪花隨着尖厲的寒風迎面捲來，氣候驟然變冷了。鑽塔上還沒有防禦風雪的設備，當老張的頭剛冒出機房頂的時候，風雪就劈頭向他的臉上掃來。他沒有管這嘯叫的風雪，勇猛的爬上第一層踏板，看到上面已鋪了一層白雪。他抓住鐵梯往上爬，就像抓住冰棍一樣，寒氣直鑽到骨頭裏。上到第四層踏板的時候，上面的雪已凝結成了冰壳，他就躺在這冰冷的木板上，作起空中作業來了。

將要下鑽的時候，井口忽然漏水了。水，對鑽機說來，是多麼重要！機器離開它就不能發動，鑽頭離開它就不能鑽進。如果不設法將漏洞堵住，就得幾十匹騾馬連夜由山下馱水上來。而馱水的問題，並不那樣簡單，即使馱，也勢必形成臨時停鑽。停鑽這對鑽探工人說來，是件很不光彩的事。大家合計的結果，是決定堵漏——有的同志負責攪合凍結的泥漿，有的同志負責運土，老張負責堵漏。

老張抓着冰冷的泥土，突然感到，刺骨的寒冷，等他剛把手伸到陰森潮濕的地板下，一股冷氣就通上了他的手臂，進到了全身，他不由得打了個寒顫，皮膚上一陣一陣起着雞癩子，堵漏的雙手，感到非常僵硬，漸漸變得麻木。他咬緊牙關，將手猛的塞到漏洞裏去，心裏想：漏不堵住就不能鑽進，就不能完成任務，就會影響到煤礦的建設。就會使許多機器沒有糧食……他現在才明白，一分鐘，一秒鐘，是包含着多麼大的意義。他一下跳了起來，拿起一根粗木棍，拚命砸着塞好的泥土，但是，靠機身前面的一方，因有機器擋住，不能使木棍砸，水就從這裏漏走。他把棍子丟在一旁，仔細地看了一下，可不是，問題正出在這裏。他忽的一下，就把那件堵漏感到不方便的棉衣甩在一旁，現出了一件沾滿油污的棗紅色的絨衣。

因為警報的緣故，井口附近的地板上已經積了一層泥水，他毫不猶豫地躺在冰冷的泥水中。絨衣像吸墨紙一樣，將泥漿吸進絨衣裏去了，冷氣像電一樣傳遍了他的全身，身上、臉上的肌肉抽搐的痙攣着。這時，他顧不來許多，咬緊了牙，狠勁堵住洞口，不讓一滴水跑掉。

漏！終於被他堵住了，水又恢復了正常的循環，從井口漫出，慢慢從木槽流出了機房，大家這才由焦灼地等待，恢復了常有的愉快。

開始鑽進了，老張掌握着閘把，舒暢的臉上，掛着愉快的微笑。柴油司機將調節器扭動了一下，馬力開足了，柴油機轟隆轟隆的吼叫着，輪子越轉越快。鑽頭在百多公尺的井底更有力地鑽着堅硬的岩石——每一層層的深入下去，找尋地下豐富的礦藏，讓祖國的大地上建立起壯麗的礦廠，供給無數機器豐富的食糧。

青年工人左大先

（山東快書）

玉門油礦 武 明 高 斌

說的是玉門油礦車工班，

工友們學習總路綫的熱情高過天，

有一天聽罷了報告回家轉，

一個個臉上帶笑顏；

這個說：今天這報告可給我打了氣，

那個講：為了咱國家工業化，

咱今後一定好好幹一番。

同志們說的挺得勁，

就只有那青工大先不言喘，

你當他為啥不高興，却原來有個問題裝在

他心裏邊；

回到家裏他也懶得吃飯，

怪得很，他却拿出個圖表細細觀。

你別看他年紀不過二十來歲，

工廠裏他倒呆過好幾年。

舊社會受苦說不盡，

共產黨一來見了天，

翻身作主咱先不論，

這小伙還找了個愛人叫玉蓮；

他二人情投意合可真好得很，

說起吃蘋果，一個也要給一個留半邊。

這一天，玉蓮見大先回來笑滿面，

忙拿了個蘋果叫他嚐嚐甜不甜；

要說這往日大先一定心高興，

可這一天他總覺得不耐煩，

弄得玉蓮也摸不着頭腦，

小嘴一噘，你看她——

一扭身就離開了左大先。

這些個大先都沒管，

他先把圖表反覆不住看，

隔一會他放下圖表細細的想，

却總想不通這事為啥這樣難；

這問題在他腦子本已轉了好久，

可今天轉的特別歡，

就這樣他想了好半晌，

猛然間一個辦法到心間，

他想出：改裝個反正電門那可詭，

人不費勁還安全，

一想到這裏他可喜的不得了，

你看他向外跑的有多歡；

他這一跑不要緊，

屋裏頭忙了他愛人小玉蓮，

（白）大先，大先，那裏去？

吃了飯再走也不晚！

玉蓮越叫越沒影，

他連頭也沒有轉一轉，

他一下找到了支書開了言，

支書聽了他的建議忙說好好好，

我看哪，禮拜五先在小組談一談。

大先聽了真暢快，你看——

他扭頭忙往家裏走，

這才覺得肚子餓的直叫喚！

常言道：心裏有事過的慢，

好不容易他才盼到了禮拜五這一天。

（白）容易不容易，總算盼到了，

這一天他剛說完了話，

團員劉鼎就接着發了言，

反、正電門我倆也研究過，

我想：只要努力也沒啥困難。

青工小喜跟着開了口，

他說：咱技術不高難判斷，

還是請老師傅給咱多指點；

這一說「啪啪啪」大夥全鼓掌，

都歡迎張師傅首先談一談，

張師傅這半會正在牆角抽煙捲，

一聽同志們叫他講話亂了經：

（白）不過，想了想，他還是開口了！

依我說呀，這個反正電門不保險，

改車床也不能隨便鬧着玩，

咱們要作實在不合算，

出了岔責任可沒人担。

他的話那裏還沒落地，

一旁却氣壞了老師傅陳世謙：

老張啊，說話我的口真笨，

可我總覺得你說的不週全，大先的主意也不壞，你這樣怕難理不端；

范彬緊跟插了嘴，

他言道：咱們應該幫大先，絕不能給人頭上添冷水，更不能畏畏縮縮不動彈。

這一下逗惱了張師傅：

哼，你們想的太簡單，

你們這才叫不知深和淺，

剛吃了幾天技術飯，

可就想鬧這鬧那胡翻亂！

這當兒會場裏喊成一片，

好多的工友都搶着要發言，

小組長最後趕忙談了一下，

他主張不如先去試一番。

接着第二天就動手作試驗，

工友們圍了一大圈，

支部書記也來到，

工會主席也站旁邊。

第一次接了四根綫，

（白）左開是反車，右開是正車，

要停車哪，不左不右正中間。

全場人屏住呼吸瞪圓眼，

就等着大先把機器扳，

（白）咦，怎麼不轉呢？

機器不轉大家着了急，

張師傅一旁可發了言：

我說不行不行看怎樣，

這真是自己找難堪！